

退休后,打了一份工。让老
了的生活,不至于过分沉闷、情
懒、松散、颓废。同时,体现被选
择和被使用的价值。小同事玩
笑说,你就是个“老财迷”。这一
点,我承认。

一天,遇到以前的同事加女友,
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在打工,非常
努力地干,有小 2000 的进项。她告
诉,跟我一样,除了退休金,
也有另外的收入,一套门面
房在出租,每月也 2000。

回家跟老公开玩笑说,你
老婆我,就是一套移动的房。

其实,价值换算,过于简单,为
什么不想想,如何把自己,自己的心
房,打造成丰富而秀丽的居室?不
一定豪华,但要温暖舒适,不一定富
丽,但要清新优雅,不一定硕大宽
阔,但要坚固结实。

这房里,首先有自己。这个自

仿佛我是一套房

李雅芬

己,并不漂亮,还缺少温柔,已不
轻,但拼搏柔韧。经常被各种烦恼
纠缠,但却总能从无数的日子里
咂出滋味、琢磨参悟、感受快乐。
这房子里,有父母爱人和孩子,有
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精神的
喜乐忧思幸与虑。这房子,不仅
有眼前的苟且,更有对未来的期
许和憧憬。尽管诗与远方是那么
奢侈,但寄居期间也能偶尔登高
远眺,给生活以信心和期盼。

这房子,前面是草地,碧蓝的
天空,花引蝴蝶娉婷飞。伴着清
晨的阳光,开门迎客迎新日,出
门奋斗为家欣。房间内,俗常的
日子里,恩爱



边看边聊

千字文的读者和作者

客

“夜光杯”版面的文章,多为
千字左右,短小精悍,内容丰富,
妙趣横生。曾记得,夏日纳凉
的人们,捧一张晚报读到暮色
降临;冬日里的家人,边用热水
泡脚边津津有味地阅读“夜光
杯”……

我喜欢“夜光杯”那些海阔
天空的各类短文,记得 1999 年
5 月 6 日“夜光杯”版面“天下
游”栏目刊登了一篇短文《五
泄过后尽开颜》(作者郁尔),大
约只有六七百字,却把浙江诸
暨五泄瀑布描绘得有声有色,
以至于我后来去到“五泄”身
临其境,感受到这篇短文的魅
力。十多年后,我仍保存着这篇
短文,并写下了《趣谈浙西地名
》《白塔湖》等“千字文”发表
在“夜光杯”上。如果说“夜光
杯”是《新民晚报》的一个品牌,
那么“千字文”就是“夜光杯”
的一道特色风景。

我那去世的婶婶,生前爱读晚
报,也是“夜光杯”的忠实读者。
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练写“千
字文”,准备投稿。2016 年 12
月 29 日,我第一次在“夜光杯”
发表千字文《慕尼黑之夜》。原
文两千多字,但想起唐诗“鸟宿
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作者贾
岛,觉得写千字文就像贾岛那样
“推敲”。反复斟酌内容和词句,
把可要可不要的内容删减,只留
精华故事,改成了千字文发表。
可惜婶婶在 12 月 24 日突发心
脏病去世,没能看到我的这篇短
文。我失去了一位长者,一位忠
实的读者,但婶婶的话一直激励
着我。此后,叔叔成了我的忠实
读者,帮我收集《新民晚报》上
我发表的文章。我又发表了多
篇千字文。这期间,得到“夜光
杯”的编辑和热心读者、文友
的鼓励和指导,心怀感激。

关于“千字文”,另有一件遗
憾的事:我和好友邻居同住一个
小区一栋楼,但多年来居然不知
他父亲是位老报人,曾任《新
民晚报》原总编辑。因我用笔名
在晚报发表短文,他们夫妇不知
作者是我,后来得知是我,他夫
人专门给我送来两本他父亲盖
了个人印章的散文集,一本是长
文《啄余草》,另一本是千字文
集《月下霜天》,作者是张林岚
老先生(笔名“一张”)。我知道
一张先生是报界“千字文”的
促进者,见书如见人,爱不释手。
可惜张老先生当时病重,我未
敢打扰,2017 年 12 月 29 日
张老去世,未能谋面求教,深感
遗憾。

在灯下阅读张老的《月下霜
天》,其中一篇题为《千字文》。
阅后得知千字文的文风是从梁
启超办《新民丛报》开始,开启
了一代新风。“千字文”最初
用于时政评论,为节约读者时
间,高效利用版面,快速反映时
事,提倡文章“开门见山”,惜
字如金,被当时新闻文体所推崇。
如今,当年用于报纸评论的“
千字文”已被推向一个高潮,成
为《新民晚报》副刊的散文特
色。

长文有长文的酣畅,短文
有短文的力量,“千字文”自
有它的魅力。今年是《新民晚
报》创刊 90 周年,写此短文以
表祝贺。



看电视,被一个孩子感动了。

那孩子不过是千万个刚离开
父母上学的孩子中的一个;孩子
想妈妈,想啊,他没哭,伸出小
小的左手掌,把左手掌当手机,
右手的食指在掌心按键,小嘴
嘟囔着,认真地自语:“1……”
一个数字一顿,生怕按错了。他
妈妈的手手机号码他记得,好
疼人啊。按好了,他抬起左手,
并拢手指指向耳朵,嘴模拟手
机发出的响声:“嘟,嘟……”
然后喊:“妈妈……”那一声
好无奈好无助,听了我心头一
热,眼睛一湿,真想跑进电视
里抱起孩子,哄他。而忽又觉
得那个可怜无助的孩子就是我,
比庄周梦

感动二则

王泽清

为蝶时还坚信。

我本来不是心肠软的人,还
笑话过别人看电影看戏流泪;
真像所谓“老小孩”,人老了,
就如小孩了?

哦,两三年前我也有过一次
类似的感动。那天看报上的文
章,写一位老人被儿子强拉去
足浴。给老人洗脚的是个朴实
的农村女孩。女孩工作认真
尽力,老人渐渐消除了抵触情
绪,与她唠起了家常。女孩说
家中不富

宽容相互支撑,尊老爱幼讲和
谐,妻贤夫慈孩子乖,兄弟姐妹
相扶助,父母长寿护子孙。亲
人的温暖融化世间一切苦辛,
彼此的珍重让受伤的心灵也有
安慰。

这个房间里,必有一间小小
的书房,那是劳累一天,安放和
化解疲惫之所。毕竟,人除了
金钱和物质,精神同样需要关
照。这是私密的后花园,开张
窗,安榻听雨,翻开书页,馨
香扑鼻,心灵得以安妥。沉醉
文字,思绪飞扬,感慨,这房,
不仅遮风避雨,更能神游四海,
于是,对这房子的爱便油然而
生。坚强和笃定,仿佛房之柱
梁,学习奋斗,仿佛房之立柱,
开放和包容,仿佛房之舷窗。

神游遐想中,提醒上班的闹
钟响了。

55 岁的老李,跃然而起出门
去。自己这套房,装了滑轮,
还是能游走的。



长桥落霞

方忠麟 摄

趁着假期去上海转

转,临走在沪的大学同学热情
地陪我转了一天。晚上吃完饭,
在徐家汇地铁站,她坐 9 号线
回家,我坐 1 号线去火车站,一个
往东,一个向北,没有离别的
惆怅,挥一挥手下次再见。

当我们各自乘上地铁,几乎
是同时,互相发去了抓拍对方
的照片。原来你还悄悄拍了照,
之前相互都不知道。是不是所
谓文艺范儿都喜欢真实生动一
面?让我想起一句歌词“把偷
拍我看海的照片送给我好吗?”

照片发完,同学发消息说:
“本来想和你拍个自拍的,怕你
们男生不习惯,就作罢了。”“
早说啊,要不我现在回去?”“
没事儿,以后还有机会的。”

虽说以后还有机会,但我迅速
抬头看了看地铁线路,快到汉
中路了,又是一个换乘站,可以
换乘 13 号线到马当路站。而
马当路站正好 9 号线也路过。

我发消息:“你到哪儿了?”
“刚过马当路。”“下车往回
走,我在马当路站等你。”“你
坐的 1 号线,怎么能到马当路
?”“我到汉中路了,可以换乘
13 号线。”

“好,我下车。”同学回

裕,母亲如何辛苦,她出来打
工……略久,老人享受着筋骨
舒坦经络通透,看着女孩额前
沁出的汗珠,说:“你过年回
家,也好好给母亲洗洗脚。”
女孩回答:“我妈可疼我了,
她肯定不会让我给她洗脚的;
我回家什么事都不让我做,尽
让我歇着……”

我心头一震,不忍卒读,手一
垂放下报纸,泪不由自主地涌
出;现在,打字至此,仍热泪盈
眶……

西人说:人是一根会思维的
芦苇。我看此话说得全,人除
了会思维还有感情,也是一根
有感情、有温度的芦苇;越老,
越有感情,感情也越脆弱。至
少于我是这样。

说起蟹,上海人总不忘阳澄
湖;而价格昂贵。《红楼梦》
里一顿七八十斤的蟹宴,刘姥
姥说要花二十几两银子,够庄
稼人过一年呢。你算算,现在
要多少钱?可浦东人只须俯
身四顾:田间阡陌纵横,沟渠
星罗棋布,哪儿没有啊?当然,
这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堂兄的丈人,就在近边小
学里教书。此人技艺非凡。折
一支青青的柳条,剥皮倒捋上
去,成一小柳球。然后滑溜溜
的枝条上串上蚯蚓,不致脱落。
慢探轻伸进蟹洞,稍稍抖动,
咳!猛地往外一抽,向下按
住,就是一只蟹!呵,好好大。
一顿饭工夫,竟钓了二

三十只,只只有四五两重。
六〇年前后——具体时间已
记不清了,那年发大水,后浜
的根生爷叔在我家柴间后的
河里支了蟹簰。涨水,把蟹面
倒下,落水,把蟹竖起来。只
听那潮水哗哗地流过编得密
密的竹

不会放的。痛是非常痛,不过
你得忍,慢慢轻轻地拖它出来。
走着瞧,看谁笑到最后。一出
洞口,就是你的了。哎,可有趣
着呢!人人吃过蟹,但不是人
人都捉过。所以我如今写出来,
让你也乐乐。

再说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个
池塘,叫浜头。大热天,中午
在里面洗一个澡,就能摸得十
几只。当手伸入河底触碰到
蟹壳时,那种感觉与兴奋,至今
想来仍是一种极高的享受。如
果你没有一位对蟹能有这样
品味的母亲,也没有我们当时
那样的家境,那与你说是说不
清的。

金风骤起,芦花白,秋水凉
了。我又用尺把见方的小网,
系上一条蛤蟆腿,四角拴上小
砖头,沉入河塘。浮漂是芦苇
做的,折成三角形,一头用线
扎紧。过一会儿,用根长梢竹,
末梢扎一个钩勾住草标水淋
淋地时辰。蟹是蟹,壳是壳。
清清爽爽。而我呢,狼藉堆
积,一塌糊涂,只能算是牛吃
蟹罢了。

母亲平时能喝而不喝酒,这
时得来一点点。但从此,我却
爱上了捉蟹。浦东那时蟹真
多!水渠、通潮浜、稻田里,
都有。据洞口的形状,可一眼
认出是否是螃蟹还是蜢螂;
扁的是蟹,圆的是蜢螂。如
洞大过拳,那蟹定有四五两
以上;蟹一般吹气喷沫、悠
闲潇洒地在洞口乘凉,有点像
帘下的潘金莲,嘻嘻哈哈地向
人抛媚眼。其性高洁,喜择
清水僵泥处筑窝,不象蜢螂
不避污泥浊水,到处钻营,毁
坏棉田麦地,讨农家厌。如洞
口四周布满了新鲜的点点毛
脚印,里面就有蟹。洞深用
钩,钩是钢丝钩。浅,那
你就可赤膊伸手进去抓。得
有条件,我们乘兴而来,尽兴
而归。

条地铁的交汇点,相见过后,
很快又各奔东西,时间长短不
同而已。本来很温馨的一件事,
一个不解风情的人得知后,
说你应该感谢上海地铁的四
通八达。我愣住了,竟找不到
反驳的话语,话虽不解风情,
却也是实话。因为如果我快
赶不上火车,又或者没有便捷
的地铁,真不一定能拍成照。
不过,没有如果。有了条件,
我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秋后晚稻熟了。割完稻子,
收工晚归,母亲笑眯眯的,两
只裤腿里总卷着几只用稻草
捆紧的蟹。只只肥膏壮。到
了第二年春,光溜溜的河滩上
又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小蟹,
喷着星星点点泡沫,悠然自
得地享受太阳。稍有惊动,“
瑟”的一声,立刻进洞,那洞
不过针眼般大。刹那间,无影
无踪,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莫名的清香,呵!

枕头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物
品了,我对它是充满敬意与虔
诚的。这么说吧,一只好的枕
头就是你开启安逸生活的方
程式,给你舒心而又甜蜜的睡
眠,让你在享受美好的睡眠过
程中更深刻感悟到——有能
读懂你心的事物陪伴,于我
们的幸福是何等的重要!鉴于
此,我对枕头的迷恋是很冥
顽不化的——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随便更换枕头的,因
此妻子常笑我是个“恋物狂”。

前些日子,一只跟随我六七
年的枕头芯芯露了出来,不时
有填充物“溜”了出来,妻子
横看竖看总觉得不顺眼,三番
五次向我建言,该换个新的
啦!可我对妻子的“忠告”不
置可否,依旧对那只破损的
枕头不离不弃。妻子见我“
油盐不进”,只好在某一天断
然采取行动,擅自将那个陪伴
我六

年的“亲密爱人”扔进了垃圾
桶,给我更换了一只荞麦枕。
她对我说,这枕头店员说可
好啦,有益健康。可这是什么
枕头啊?后脑勺搁上去,缺乏
弹性,感觉硬硬的。由于换了
“新人”,我便断了好觉与美
梦,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颈椎部总感觉紧
绷绷的。一夜不宿,十夜不
足。晚上睡不踏实,白天哪
有精神?妻子见我因为换了一
只枕头竟几个晚上睡不安
稳,也为自己“先斩后奏”的
鲁莽行为自责不已。我决定
去亲自去挑选一只与我感觉
吻合的枕头。

在一家大型超市,我看到货
架上陈列着各色枕头,乳胶
枕、化纤枕、茶叶枕、羽绒
枕、桑蚕丝枕……哪一只
是我的“菜”呢?我用心一只
只摸过来,体会那种曾经拥有
的感觉。终于,有一只枕头的
手感与我原来使用的那只枕
头非常相近,那是一只乳胶
枕。

突然想到,挑选一只中意的
枕头,就仿佛男女之间恋爱,
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磨合的
过程。情投意合了,就是通
衢大道一地阳光;话不投缘,
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归
纳总结一句话: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还好,我挑选的这个
乳胶枕弹性好,软中带硬,睡
上去软软的,但不是软得没有
底线。最明显的感受是颈部
靠上去,就像儿时靠在母亲温
暖的怀抱。虽然有点“欺生”,
但因为有一“投缘”,这一晚
终于睡着了……

由于对枕头的挑剔,平时我
是很少外出的,因为每次外出
都由于枕头的缘故夜不成寐。
然而,外出却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年去美国参加女儿的毕
业典礼,掐指一算要出去半
年多。知夫莫若妻。妻子对
我说,把你的枕头带上吧!

也许你不在意,一样看似普
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其
实是如此重要的角色。改变,
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
要磨合。不光是枕头。身边
的这么多事物,有的,是拿来
成长的,有的,是拿来一起生
活的,有的,则是拿来一辈子
怀念的!谁能有灵犀,就能和
你一起过一辈子。

是啊,好好照顾睡眠,就是
照顾好自己的生命,照顾好
你爱的人和你爱的人。

幸福的枕头

胡海明